

新宋

II

权柄



阿越著

一万万人历时十年的仰望，
跨越十字，一个全新的起点！
进攻西夏！



花山文库

建议上架 ◎ 历史小说

ISBN 978-7-80755-256-7



9 787807 552567 >

定价：25.00元

XinSong II QuanBingI Ayue Zhu —

新宋 II

权柄



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！
保守和激进的斗争，阴谋与智慧的较量，
俊杰之士锋芒毕露的光彩，同一个目的——雄心勃勃地开疆拓土！

PDG

新宋

II 权柄

阿越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新宋 II · 权柄 1 / 阿越著. —石家庄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，
2008. 4

ISBN 978-7-80755-256-7

I . 新 … II . 阿…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14145号

书 名：新宋 II · 权柄 1

作 者：阿 越

责任编辑：阎 丽

特约编辑：于 桐 王俊辉

责任校对：李 鸥 贾 伟

插图作者：小 镇

地图绘制：王 媛

装帧设计：弘文馆·刘婷瑜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050061）

（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）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：0311-88643226/32/35/43

传 真：0311-88643234

印 刷：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670×970毫米 1/16

字 数：230千字

印 张：17.25

版 次：2008年4月第1版

200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755-256-7

定 价：25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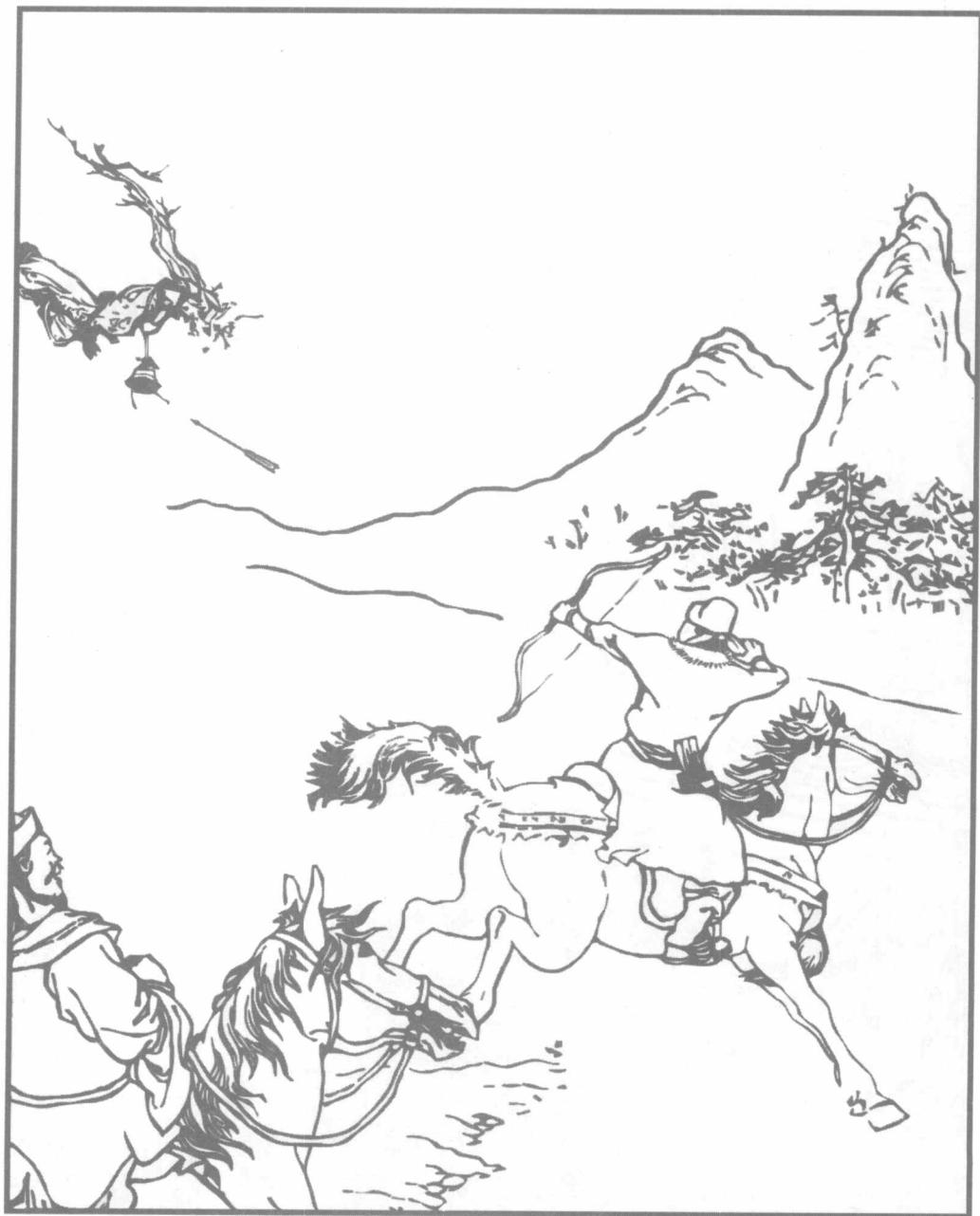
PDG

“公子，你真的不记得自己的身世了？”

石越脸上泛起一丝苦笑，转过头来，看着潘照临，道：“不记得了。”



司马梦求也只得咬牙上马，他要胜得萧佑丹，竟驱马向后奔驰，在马上返身挽弓，便听弓弦响动，飕的一箭，正中头盔。



“述古兄见识不凡。”一个沉稳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陈襄知是司马光到了，忙站起身来迎接。司马光笑着走进厅中，与陈襄对揖一礼。



如同雷霆响起，进攻的鼓声打破了海面的寂静，数以百计的弩炮忽然同时发射，如同漫天冰雹散落，成百上千的火油瓶扑天盖地地散落交趾船队。



XinSong II Content ...

目 录

第一章	身世之谜	001
第二章	典制北门	131
附录	新宋·攻战志	261

第一章 身世之谜

XinSong II QuanBing

代州是大宋河东路重要的边防州郡。在雁门山古长城一线以北，它与辽国西京道辖下朔州、应州、蔚州三州接壤。在民间传说中，代州是“杨家将”抗辽的主要场所，杨五郎出家的五台山，也就在代州境内。所谓的“杨家将”虽然多属传说附会，但代州于大宋边防之重要性却并非虚构。代州失守，则太原可危；而太原失守，则关中、洛阳震动，大宋形胜之地，都将沦为战场。

因为代州如此重要，所以宋朝沿代州边境由东向西修筑了瓶形寨、天石寨、雁门寨、西径寨、阳武寨、楼板寨等等数以十计的军事据点。而在其辖境内的禁军、厢兵、乡兵，亦是数以万计。各种忠烈社、弓箭社，更是遍布各乡各村，民风之剽悍，殊不可轻侮。自从王安石执政以后，除了置将法、保甲法之外，更是在代州边境修缮要塞，增建军事据点，以巩固边防。辽人对于此事实是隐忍多时，但因当时河北诸州守臣皆是宋朝一时名臣，而辽国的实力也支撑不起一场与宋朝举国相争的战争，因此一直只能静待机会。

到了熙宁七年十月，也就是辽国耶律洪基在位的咸雍十年之时，眼

见宋朝大灾之后，元气大伤，兼之王安石罢相，政局不稳，辽主耶律洪基与魏王、枢密使耶律乙辛相议，要趁火打劫一番，遂下令枢密副使萧素坐镇西京大同府，遣林牙萧禧往代州，诬赖宋人修筑城寨侵入朔、应、蔚三州境内，意图不善，要求宋国停止修筑城寨，重议辽宋边界，并赔偿白银二十万两，钱二百万贯，绢二十万匹。且扬言已屯兵十万于边境三州，若宋人不予，则是自坏和议，辽军当自己来取。

这是宋朝二十六岁的皇帝赵顼第一次面对强大北邻的军事威胁。虽然自小心怀大志，锐意收复幽蓟，但当敌人在一个不是由自己选择的时机发出恐吓之时，赵顼却显得有点色厉内荏。连羌人那种小小的反抗，都会让这个皇帝寝食难安，何况是自五代以来就让人谈之色变的契丹人！偏偏在此之时，他的政事堂与枢密院的主要成员们，没有一个人有过与契丹人打交道的经验。

这一次，是赵顼很无奈地前往慈寿宫。太皇太后曹氏的智慧，很多时候，是赵顼所必须倚重的。

“辽人如此蛮横无理，实在可恶！”赵顼向曹太后介绍完事件的大概之后，犹自显得愤愤不已。

曹太后却只是平静地望着赵顼，皇帝的生气，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维护天子的尊严？又有多少是为了掩饰自己心中的恐惧？她把一切都收到眼底，只是用安静祥和的目光凝视着自己这个贵为天子的孙儿。宫女乖巧地将从江西上贡来的金橘用玉盘盛着，小心地放到赵顼伸手可及的地方。赵顼此刻哪有心思吃东西，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吓得那宫女脸色苍白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口，连忙退到一边。

高太后忍不住轻轻皱眉，用略带责怪的口吻道：“官家亦是已为人父了，遇事须要沉得住气。”赵顼在熙宁六年两子夭折后，终于得第三子，取名赵俊，就在熙宁七年二月，赐封永国公。

赵顼听到高太后斥责，忙红着脸起身恭聆。

曹太后用眼色止住高太后，又叫赵顼坐了，道：“官家既知契丹索求无厌，又有何计议？”

“这等要求，实是答应不得，但若不从，不免兵祸连结，因此不若继太祖、太宗皇帝遗志，挥师北伐，先发制人。”赵顼说得非常豪迈，但却始终有点底气不足。

曹太后不置可否，只问道：“既如此，那么官家，而今国家储蓄赐予，可曾备足？士卒甲仗，又是否精利？”

赵顼被问得一怔，寻思这话中深意，只觉得便似一盆冷水迎头浇下来，呆了一会儿，方勉强答道：“这些事，现在筹办也不迟。”

曹太后在心中微微叹息了一声，委婉地说道：“官家，先圣有言：吉凶悔吝生乎动。一旦兴事，结果是好是坏，将来是否感到后悔，会否遭受耻辱，都难以预料。便以用兵而言，若北伐得胜，官家不过是南面受贺；而万一挫败，所伤实多。我想那辽国若容易打败，那太祖、太宗之时，应当早已收复，何必等到今日？幽蓟之事，不若缓缓图之。”

当此国家元气大伤之时，赵顼心中，又何曾真有战意？只不过种种不甘、屈辱、冲动，在心中交织，又碍于皇帝的脸面，一时犹豫难决而已。他虽然贵为皇帝，但此时的心态，其实与那些怀着雄心壮志却又缺少实力的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无异，不过是自己无力面对这一切，所以需要得到可以信赖的长辈的帮助、释疑，仿佛这样做了后，那巨大的责任，就不再是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了。

曹太后又道：“而今两府诸公，都难问北事。我不过一妇人，见不及长。官家何不召魏国公韩琦问策？其余富弼、文彦博、曾公亮等一干老臣，亦可备询。古训有云，兼听则明……”

河北大名府。府衙。

白色的布缦结满府前，进出之人皆披麻带孝，在街上都能隐隐约约听见自内宅传来的哭声……

潘照临日夜兼行，当他在大名府府衙前滚身下马之时，已是筋疲力尽，然而没有什么比眼前的景象，能够更让他心惊胆颤的了！

“韩琦，你可不能死！”潘照临在心中不停地祈祷，疾步走向门房，递

过名帖，道：“学生潘照临，求见侍中，劳烦通报。”

不料那个门房接过名帖，便放声大哭：“侍中、侍中他仙游了！”

“啊？！”眼前之情形，虽让潘照临早有不好的预感，但他还怀着万一的侥幸，可事实却是如此的冷酷。任谁也没有想到，历事三朝的元老重臣，魏国公、侍中韩琦，竟然在这关键时刻死了！

“人算不如天算呀。”潘照临心里泛起苦涩的感觉，“看来，只有去洛阳了。”

代州城，寒风萧索，落叶纷飞。

太常寺少卿刘忱与吕大忠坐在同一辆马车上，闭目养神。他一闭上眼睛，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崇政殿中皇帝召见的情形。

那天是在崇政殿，皇帝对他说道：“朕已命秘书丞吕大忠知代州事，大忠正逢父丧，朕不得已方夺情起复，卿往代州，当与大忠齐心协力，断不可轻启边衅，有负朕望。”

他还记得自己当时答道：“臣既受命，便往枢府考核文据，未见本朝侵辽人一寸之地。臣既为使者，必当据理力争，若辱使命，臣当死在代地，以报圣上。”

然而就在启程前，皇帝内降指挥，给他的手诏上写着：“辽理屈则忿，卿姑如所欲与之。”

一个使节，临行前居然收到一份如此让人灰心的手诏！刘忱心里百感交集，到代州后，他一直把手诏深藏，绝口不提。这几天揣见吕大忠为人，倒也是志节慷慨之辈，但知人知面难知心，他依然犹豫着要不要和吕大忠说明情况。今日是辽国枢密副使萧素亲自前来，自己和萧素的第一次交锋，若告诉吕大忠，万一挫了锐气，反为不妙。他咬咬牙，暗道：“罢了，不奉诏的罪名，我一人担了便是！”

不多时，马车便到了驿馆。二人下了马车，便见辽使萧禧早已在门口迎接。见着二人下车，萧禧忙拱手相揖，笑道：“刘大人、吕大人，请。”二人亦自揖逊回礼。这是宋辽之间通用的外交礼节，这简单的揖逊之

礼，亦表示两国是平等的外交关系。刘忱因见萧禧一身戎装，不由得轻轻冷笑一声。吕大忠却是神色自若，竟似是浑然不觉。

入了大门，辽国枢密副使萧素已率众随从在中门相候。刘忱远远打量，见那萧素约是四十来岁，方额浓眉，双眸精光内敛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厉害人物。站在他身后的却是一个身披镀银铁甲、腰佩长剑、相貌英俊的年轻人，曾经出使过大宋的萧佑丹，竟然还站在少年之后。刘忱心里一惊，不由得多留意了几眼，再看吕大忠，却见他也有诧异之色。

当下双方又行过揖逊之礼。萧素拱手笑道：“刘大人、吕大人，远来辛苦。”吕大忠亦拱手回礼，淡淡回道：“萧大人说错了，此是宋境，是萧大人辛苦。”

萧素哈哈一笑，抬手道了声“请”，将刘忱、吕大忠等人迎入厅中。

刘忱等人走进大厅，却见厅中早已布好酒宴。萧素往主位上一站，高声吩咐：“奏乐，请刘大人、吕大人入座。”有侍者立即走了上来，把二人往客位上引。

刘忱与吕大忠对视一眼，却都不肯动身，刘忱凝视萧素，道：“萧大人，你又弄错了！”

萧素一脸愕然，问道：“本使哪里弄错了？”

刘忱缓步走到萧素面前，昂然道：“此处乃大宋国境，驿馆亦是大宋欢迎邻国使节的驿馆，于情于礼，应当请萧大人坐客位。”

萧禧在一旁听到这话，不由勃然大怒：“岂有此理！既是我大辽设宴，焉有反坐客位之理？刘大人莫非是有意轻慢？！”

刘忱却不看他，只盯着萧素，从容道：“若是私宴，自然能坐主位，不过萧大人代表大辽皇帝，在下代表大宋皇帝，这是两国之宴，既然在宋境，自是宋使坐主位。”

萧禧却不答应：“刘大人莫要逞苏秦之辩，天下之事，理为同一，我等设宴，自是我等坐主位。”

刘忱知道这第一次交锋，事关双方锐气，如何肯退让半步，当下冷笑道：“大宋的国土，大宋的驿馆，若要设宴，自然由它的主人来设，这

宴会所费几何，不必由贵国出。”

萧禧趋前几步，声色俱厉，道：“刘大人这等小节都一步不让，如此不近情理，可是没有诚意谈判吗？”

“本使千里迢迢持节而来，如何说没有诚意？想辽国亦是大国，岂能不顾礼义，为天下所笑？天下万事万物，都抬不过一个理字。鹊巢鸠占，反宾为主，到底是本使缺少诚意，还是贵国缺少诚意？”

刘忱舌辩滔滔，萧禧一时竟被他驳得说不出话来。那银铠青年多看了刘忱几眼，刘忱回视之时，却见他眼神中竟有赞赏之色，不由得一怔。却听萧素笑道：“既是二位定要争这个主位，我看两家七十余年交好，亦不必为些小事伤了和气。只不过本使设宴，客位也是断然不坐的。索性明日在雁门山古长城以北重新设宴，再请二位与会。未知意下如何？”

刘忱与吕大忠对望一眼，道：“如此，明日必准时赴约。”

次日，辽国朔州马邑边境。

刘忱骑在一匹黑马上回头眺望，险峻的雁门山已被远远地抛在身后，跟着自己的只有几个幕僚与三十名军士。为防不测，吕大忠并没有随行，而是在雁门山以南的西径寨接应。刘忱不禁又一次想起身上肩负的使命，既要维护国家的利益，又要不至于引起战端，而面对咄咄逼人的辽国，自己身后的国家与皇帝，都显得孱弱了一点！

刘忱乃是进士出身。此时连朱熹都未出生，科举的内容更没有限制于四书五经之内。宋朝建国一百年来，能考中进士的，都称得上是一时一地之人杰，对于华夏族之典章故事，自然都是非常清楚的。这马邑之地，纵是匈奴强盛之时，也一直在汉朝的疆域之内，当年汉武帝曾经在此伏兵三十万，以待匈奴。此时身临其境，而境遇不同如此，刘忱环视四野，不由怀古慨今，抚络长叹：“未知要何时，我大宋方能有三十万雄兵，再临此地，以邀单于！”

他话音刚落，便听得一阵号角长鸣，北方的原野上扬起一阵灰尘，轰隆的马蹄之声由远及近而来。刘忱心知这是迎接他的辽人来了，忙挥

令属下军士勒马列队，向前迎进。果然，不多时，远方便出现了百余骑辽人。辽人占据幽蓟之后，虽渐染汉化，但毕竟是马背上的民族，素重骑术，非宋人能比。这百余骑是从萧素的亲卫队中挑出来的佼佼者，其军容气势，更是令人见之夺魄。

刘忱心知这是萧素在炫耀军威，隐隐含有威胁之意。他回头见属下军士，都有畏惧之意，不禁眉头一皱。他素有智略，此时便佯为不经意，勒马停步，扬鞭指着辽军，嘲笑道：“契丹素称善战，然亦中衰矣，某看这些骑兵，较我大宋捧日军差得远了！”

这些军士何曾知道“上四军”之一的捧日军是何等军容？只是人人都知道上四军的兵都是禁军中千挑万选的，这位刘大人从京师来，既然说捧日军强悍，心里不免就信了七分。虽说捧日军再强，也远在千里之外，所谓远水难解近渴，但众人却感觉有了依靠一般，士气竟为之一振。

刘忱见计策奏效，立时寒下脸来，扫视众人，厉声道：“诸君随某出使敌国，国体便系于诸君，若畏惧怯敌，非止是君一人之耻，亦是墮了我大宋国威，祖上宗族，亦要蒙羞！刘某来此之前，便听说自古代地多慷慨之士，诸君能让契丹胡虏笑我大宋无人吗？”

这些军士见刘忱不过一介书生，却如此慷慨激越，胸中无不热血沸腾，一个士兵忍不住高声回道：“大人放心，代州军队，也没有孬种！绝不敢有墮国威！”

其余众人也紧跟着高声答道：“绝不敢有墮国威！”

刘忱满意地看着众人，高声道：“果然都是好男儿！待见到辽人，不论文武，若有胆怯畏惧者，回代州之后，某必以军法处置！若不辱使命，某亦将给诸位请功！”说完勒转马头，厉声喝道：“列队前进！”

也不过几瞬的功夫，辽人便已到面前，刘忱定睛望去，领头的人却是萧禧。萧禧见着刘忱，远远便哈哈笑道：“刘大人，一路辛苦！”

刘忱便在马上回了一礼，道：“有劳贵使远迎。”

萧禧看了一眼刘忱身后，见随从军士都精神抖擞，士气高昂，不由得对刘忱又高看了几分。又看他身旁，见吕大忠不在，当下故作惊讶地